

閒居雜記

鄭國輝

一位在維也納出生，童年時隨父母移民來美國的近百歲人瑞說：「我在此渡過了一生，經歷過好幾個大風浪：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中東戰、金融崩潰和股票狂瀉、禽流感、SARS肺炎…從未有如現在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無限制全球性蔓延受到切膚威脅。」我比這老先生年輕近二十年，也是年逾古稀了。很幸運，除了尚未啟蒙的嬰孩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外，總算在太平盛世渡過。現在病毒肆虐的陰影下，生命實是脆弱，老先生的說話，深有同感。

一個月前市長發出 shelter in place 「牢守在家」命令，沒有要事如採購生活必需品和領取藥物外，切不可出外。和民生無關的商業，全部停頓。甚至餐室只能作外賣，不許有堂客。此禁令有一假設，遵行的人必要有家可守。我在印度見到很多流浪街頭，與野牛和猴子為伍的人群，他們的家只是街邊一角。舊金山市內就有很多露宿市集，結幕為營，無家可歸的人。後來這批人被市政府驅入多所旅館空房內。初步檢驗，染病毒的多達百人。當然家愈寬敞，走動的空間愈大。寒舍是三層狹窄居處，有些友人關懷我，上上落落，平增了些危險性。

軟禁在家，時間會在無聊、沉悶中消磨。定要打出此僵局。我是有收集、珍藏嗜好的人，當然我的經濟能力不容許我搜購名貴的物件。家中塞滿了別人認為很平凡，我卻視如珠寶的東西。現困守家中時間多了，倒給這些在凌亂、塵封中的物件視察深入多。

兩所小小書座四角擺滿了各類長青植物。多年前我寫了「生機」一文簡述我培養室內植物的經驗。這些植物有大有小，葉有不同形款：細



長的、心形的、齒狀的、扁圓的…且有不同的顏色，我揀了幾顆略說。pothos是心形，其色澤像翡翠般，綠得令人透心涼，這植物在一小盤內長得很濃密。caladium是盾牌形，有不同顏色品種出售。我的一盤是淡綠，葉上有細長的斑紋。擺在樓梯一角的 ficus benjamina(細葉榕)因爭取陽光，一枝獨秀斜斜地從旁生出來，枝葉挺向天花板。我從前曾擺了七尺高的細葉榕樹，日子久了，枝葉零丁落索。想不到這一小盤，長得如此茂密，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因為每年都出外作兩星期旅行，行前淋水過多，弄

死了兩棵大的，橡膠樹和有孔洞大葉的 Monstera，非常心痛。好友韋先生送了幾枝「水球」方解決水流的調節。這是一玻璃球體貯水器，通一長長的圓條管，將管底端插在泥中，植物泥土依量向「水球」索取水份，現有一棵橡膠樹在一角內作取代。雖高度不及逝去的，但旁生數枝，虬幹粗葉。底下擺了多盤不同種類的長青葉，頗具園林風味。當然植物叢中有幾株蝴蝶蘭和一盤 bromeliad，圍着層層綠葉的是挺拔紅心白頂一枝花。這些盤花是我按時往花市購取，現在疫症時期，花市關門。我擔心的，花市會復原嗎？每天清晨，我坐在這色彩繽紛，繁花綠葉中品味咖啡，也是人生中小小享受罷。況且吸着從植物呼出來的新鮮氧氣，不單止清潔了心肺，且洗滌了靈魂呢！

既備了少許植物，還需要些動物方能完成一袖珍生物園。孩童時曾擁有一小猫，白毛帶黑條紋，甚是可愛，現家居環境不宜豢養任何寵物，只能代以藝術品，聊勝於無。半世紀前行經舊金山名店 Gump's，玻璃窗前陳列了一水晶北極熊，身型小可供桌上作壓紙用，



非常吸引，於是購下來。跟着獲得了一水晶蟹，水陸動物都有了，除了那些晶瑩剔透水晶外，還有瓷、陶、木、瓦、鐵、青銅、玉石…的，五十多年搜集已有一百零八種，一百二十件。在小小外書座中，植物叢邊，擺了一大狐狸。另一組植物叢內，擺了一大野豬。小小內書座有一直徑三尺的玻璃圓枱，上面擺了三十多陸上動物，圍以六件水晶心塊和一多種玉石砌成的樹。枱底地氈上擺了三十多海洋動物，森林動物象、獅、虎、豹、狼、犀牛、猩猩、獵豹…均具備了。還有在澳洲買到的水晶袋鼠、瑞士買到的瓷器河狸Beaver、奧國買到的水晶眼鏡蛇…海洋動物特別的有鮫刺、法螺貝、刺蠔、海牛…當然較普通的鯨、鯊、蝦、蚌、海馬、八爪魚、美人魚、水獺、龍蝦…亦齊會在此。衫櫃上和橢圓枱上擺了些非哺乳動物如火蛇 Salamander、變色龍 Chameleon、紅



主教鳥 cardinal bird、蜥蜴、企鵝(在智利買的)…等。現在居家時間很多，仔細欣賞每件動物的形款和生態。

旅行中在異國搜得的紀念品多是穿了民族服裝，洋溢本地風情的小娃娃。現舉例多項：以色列 Tel Aviv 的士師 rabbi 和 Akko(即中世紀堡壘 Acre) 的十字軍暨戰旗的兵士、日本的將軍 Shogun、尼泊爾的象神、泰國的面具舞者、加拿大的騎警、墨西哥持鎗土霸、阿根廷的女牛郎 gaucho girl、Bolivia 的巫醫、復活節島的 Moai 頭、布拉格的

劍客 Muskateer、西班牙的 Flamenco Dancers、Patmos Island 的手持聖約翰畫像的神父、瑞士吹長笛的樂師、法國 Avignon 教皇宮守衛、希臘的海盜、比利時的縫製精緻絲條女郎、Kiev 的 Father Christmas、澳洲的流浪漢 Swagman、大溪地的沙灘熱情舞女郎、南非的武士……積年屢月，林林總總已有二百多個，都陳列在一國際樹上(是七尺多高假聖誕松樹)，斑斕色彩紛呈，看得令人目不暇給。這國際樹設在外書座中央，是全室的焦點。

小小外書座的近窗一角設了一株六尺多高的細葉榕，掛滿萬靈節飾物，除了巫婦、燈籠、幽靈、化裝舞會各式人物、鬼、枯骨…等普通的外。還有些很特別的：木乃伊、狼人、吸血鬼、Dr Frankenstein 的怪物、Pied Piper(傳說



中世紀時一吹笛魔術師，引導數百兒童失蹤)、希臘神話中人頭馬身怪物、Hawthorne 筆下的無頭騎師……這些都是我的收羅品，錯落在凌亂、塵封中，因為我是最差的家庭清理收拾者。

在局部封城，禁足出外初期，除了往唐人埠買蔬菜、熟食外，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出

外兩次往訪韋先生。他在下埠一政府津貼老人(退了休和低收入)的旅館租了一大房，裡內有很多高科技器材。我在寒舍附近乘十號或十二號車往 Market 街，改乘三十八號車抵達他寓居的旅館，他近越南埠，在金蓮餐室買了些午餐，我們共同享用，然後電傳校對好的文稿回香港。要將文稿掃描方能電傳。他房中有一巨大熒光幕，比得上小電影院的，通常辦事後流連看一或二場大戲方回家。這些電影都是三零年代至七零年代的經典傳世作。兩星期前，疫情轉趨嚴重，單在市內染病人過千，本來有八十五線公共汽車，只留十七線行走主要幹線，十號和十二號也停駛了。我要行往唐人埠乘八號車在 Geary 街轉三十八號車往旅館去。回程時乘十九號車在 Clay 街轉一號車，這可避免乘八號車，下車後要徒步上山。一號車站離家有四個街口，數天前又有嚴峻令下，旅館不准外客。韋先生要買了越南餐駕臨寒舍，餐後我將文稿交他傳往香港。



在這期間口罩、洗手的消毒液、衛生紙卷都被搶購一空。韋先生人很好，他亦是江湖人物，這三件東西都是他弄來給我。十號和十二號車停駛，我往唐人埠舉步維艱，行山路很吃力。

這期間內切勿生病，惹上病毒是最不幸的，就是稍微染恙也很難找醫生，我四月初本有一洗牙約，也取消了。五月十五日本來起程赴高加索旅行的，相信亦告吹。飛 Tbilisi 要經 Amsterdam 轉機，荷蘭亦是疾區，沒有飛機通行。輝社同學只能電話聯絡，最密切的是張錦波和翁希傑。草草寫下此文，報導的不是一鱗半爪，而是這簡單生活的全豹。

疫情下的灣區點滴

榮社戚宗棠

去年2月、灣區首宗新冠病毒、患者是剛從武漢回來的僑胞、之後只要看到戴口罩、甚至手套的、我們都會猜想是中國人。當時個案並不多、政府沒有明確指引、大部分人、尤其是非華裔、都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到了3月17日、灣區政府攀下了家居避疫令、餐館不能堂食、兒童不能上學、其他室內的商業如理髮店、美甲店、健身室等全部要關閉。因為來得突然、而且是第一次、所有人都束手無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搶購……衛生紙、水、食物；中國人搶米、外國人搶麵包、麵粉、一下子超市所有貨架都一掃而空。不到一週又有保持6呎的社交距離指引、去到哪裏買菜、都有人龍等候。後來更加大部分能夠用電腦上班的、全部都變成在家中上班、兒童也變成在網上上課、一下子公路上看不到車輛、偶然看到的幾部、都是風馳電掣的。那段時間、人門唱得最多的歌、就是生日快樂、因為當時政府指引、洗手要用肥皂搓手二十秒、也就剛好是一首生日歌的時間、我自己也有試過、沒有計過時的您、可以試試。

因為之前中國的疫情比較嚴重、加上春節假期、口罩工廠都停工、很多有心人都在這邊替國內的親友買口罩和消毒液寄回去。沒多久連空運都停止了。等春節過後、國內出產的口罩供不應求。美國的疫情開始嚴重、突然這邊口罩消毒液等都成了稀有物品。幸好政府未有硬性規定一定要戴口罩、只是外出時有遮蓋口和鼻的都可以。消毒液更加一瓶難求、直至2021年2月、我才在商店看見之前也只能在網上以高價購買到的消毒噴劑。記得疫情前、消毒噴劑大概是七元一瓶、後來看見提升到80元一瓶、真是天價。而口罩也從頂峰時的五十美元一盒50個、回落至15至20元一盒。

在這個疫情下很多人留在家中上班上學、愈來愈多朋友研究廚藝、現在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照片、令人垂涎欲滴。亦有人當初買不到口罩、也成裁剪高手、更有人除了縫製口罩給自己及家人外、更熱心地縫製給素未謀面的醫務人員或其他前線工作者、這些溫情、在這奪命的疫情下、令人窩心和感覺到人間溫暖。

疫情尚未消除、在灣區最高峰的時候曾經一天有四千多宗個案、隨著政府強制六呎社交距離和戴口罩、疫情稍為緩和、投稿當天、新冠病毒的個案就已低於一千宗、明顯的進步了。加上疫苗已開始替前線工作人員及75歲以上長者在去年底接種、現在第二階段是65歲以上及多接觸顧客的工作人員、如護理、餐館樓面等、下一步希望是教師、讓小孩可



第一次買盤菜、料足味好、只是盤子跟我想像中的圓瓷盆有點出入。

以早日回班房上課。長幼有序、我們未到65歲的只好乖乖等排期、只要疫苗不停生產、應該很快整個灣區的人都可以接種得到。看到今天的消息、在灣區已接種起碼第一劑的人數已達六萬多。

今年因為疫情灣區的餐館都只能外賣、農曆新年期間、因為方便攜帶、我們訂了一個盆菜、然後帶到姊姊家裏的後院、輪流自助到自己的盤中、在後院吃了一個年日飯。之後沒有逗留太久便離開、因為政府指引是不要與不同住的親友室內相聚。我們培正出品、聽教聽話(YEAH!)在此衷心期盼疫情早日過去、我們可以回復正常生活、祝願各位牛年安好、身體健康!

牛字的解說

瑩社王健華

寅定學兄：

自去年二月見面，返美已一年，Happy牛(國語)年，並祝身體健康!現美國疫情嚴重。書信“傾解”最安全。

‘解’字含‘角’、‘刀’與‘牛’;了解也，解釋也。但追尋原乃“蓋”字，《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古時車上有一傘蓋，路上相遇，停車交談，兩車的傘蓋靠在一齊，《孔子家語·致思》篇“傾蓋而語終日”。‘蓋’字中古音‘g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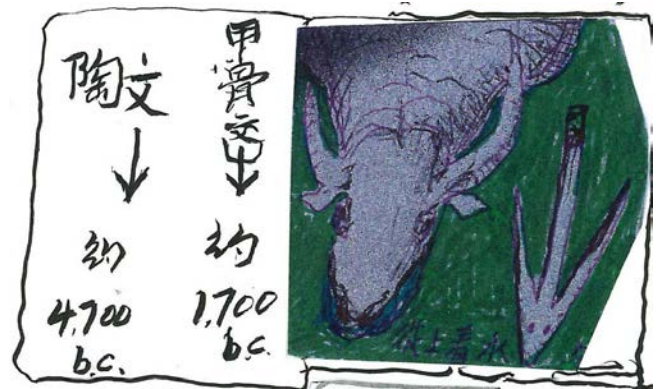
牛年談下古代的一種傳染病：-- 牛痘(即天花，英文Smallpox)。牛痘源自中原，殺傷力強，華人從經驗發明“種痘”減輕病症(以毒克毒)。十六世紀由俄國---土耳其---英國(Dr. Ed. Jenner)。這間接證明中國是馴服牛作勞力最早的古文明國，牛之古音乃‘gau’。英文cow 乃源自中文，與‘gau’同音的幾個字說出了古人如何生擒兩百多磅的牛：勾 = 聚集(最少九個人)用鈎殼(圈套)，紘(合)，篲(竹籠)。牛耕田最適合，象太大，狗不夠力，一萬多年前種稻啟開最早的農業革命。與古文明《易》說出“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牛’字可有6,700年歷史，現代中文中與‘牛’字最有關係是‘黃’字，內含‘个’牛字與‘田’字，但亦可見人形，形容人與牛相似，堅強、耐勞，能為他人犧牲，在遠古時生命相似38-45歲左右，

傾到這裡就停筆，下一封信能傾下為何方塊字又稱為“象形字”而不是“猴形字”或“牛形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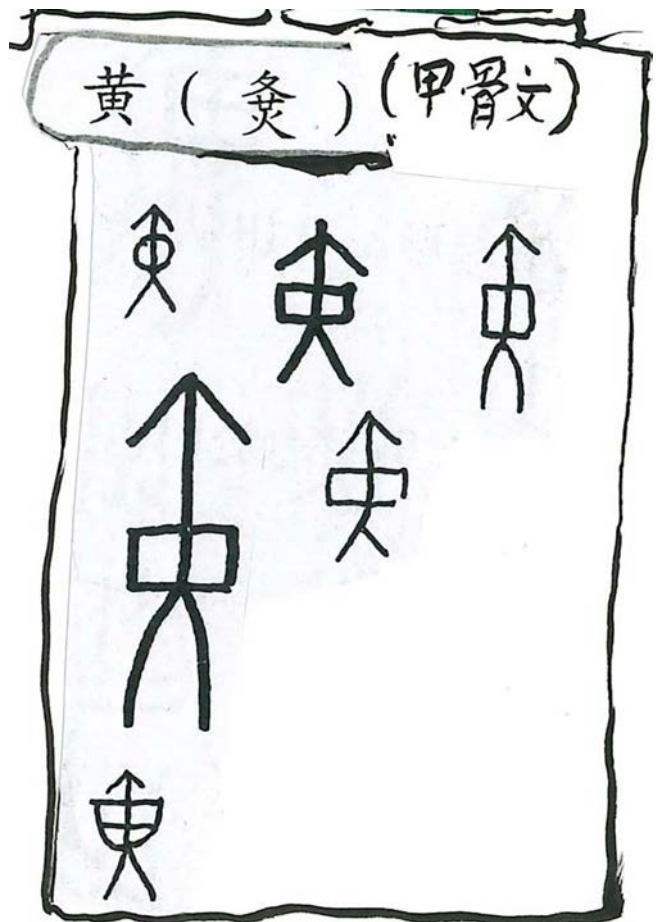
弟王健華(瑩社)

2021年2月

附支票一張，請笑納為感



牛字可有6,700年歷史



牛字與黃字最有關係

歌劇傳真

輝社 鄭國輝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 1803-1870) 和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 倡自然主義之說，用生動的文筆，毫不粉飾地描寫人間醜惡。此風傳至音樂，傳真的歌劇(Verismo opera) 應運而興了。這些歌劇赤裸裸，絕不容情地揭露社會罪惡，貧苦的人受盡冤屈折磨，且將道白雜於音樂中以增加真實感。故事多以復仇為題材，情節內暴力甚多，收場是血淋淋的屠殺。1875年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 作的卡門(Carmen) 面世，成為轟動當時，風靡後代的傳真派歌劇。

卡門(Carmen) 的故事骨骼是一流浪民族吉卜賽女郎(Gypsy) 愛上一軍人，後來見異思遷，把軍人拋棄。軍人不勝其憤，將女郎刺死。毫無疑問的，卡門(Carmen) 佔傳真派歌劇的首席。歷來女中音以演出主角Carmen為榮，能有機會發揮自己技藝，博取佳譽。甚至有些女高音要求音樂指揮削足就靴，將音階改高少許，適合本人的音域，能演出Carmen一快平生。

在意大利，歌劇傳真在十九世紀末盛極一時。1890

年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 1863-1945) 作的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 和1892年里昂卡伐洛(Ruggero Leoncavallo, 1857-1919) 作的丑角(Pagliacci) 是最有名的代表。這二歌劇描寫的都是社會的低層人物；他們的愛和恨。情海波濤導致劍拔弩張，有人命喪當場。這些歌劇同時批判着社會；極端的貧乏可以破壞任何情感連繫。為了更表達真實，這些歌劇多採用土語，例如Cavalleria Rusticana二主角Turiddu和Santuzza都是西西里島(Sicilian) 上農村貧民的名字。全劇用西西里俚語作歌詞，不避最粗鄙，最通俗的字句，務求寫出劇中人最原始的肉慾要求，像火山隨時爆發一般。

傳真派歌劇改變了舞台設計。Carmen一劇需要一煙草製作廠築在舞台上，婦女都穿上工人服裝。Pagliacci一劇需要一破舊的馬車；圍繞它是一班衣衫襤褸的街頭演員。這樣的佈景頗有革新意味。觀眾見到的不是富麗堂皇的殿宇，琪花瑤草的園林，而是現實世界中陰暗的角落。看劇不再是美麗的幻想，而是被帶到醜惡的貧民窟去。

傳真派歌劇中享有盛名的還有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在1918年寫的三合一歌劇(Il Tabarro)，喬達諾(Umberto Giordano, 1867-1948) 在1896年寫的安德烈·舍尼埃(Andrea Chenier) 和贊多尼(Zandonai, 1883-1944) 在1914年寫的黎密尼的弗蘭西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

雖然我們離開這些歌劇創作時間已有百年，我們仍被那令人腸斷心摧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感染着。

我欣賞歌劇已有上半世紀的時間，不乏刻骨銘心之作，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的 Eugene Onegin 是其中之一。此劇並不納入 verisimo opera，它被評家列為 lyrical opera，富抒情曲的歌劇。它發揮劇中人的感情，毫不遜於任何 verisimo opera，歌劇傳真任務，亦淋漓盡致。

故事基於俄國最偉大的詩人 Pushkin (1799-1837) 一首敘事詩，主角 Eugene Onegin 是一放浪形骸，飽歷世故，對人間滿含諷刺的紈袴子。他從 St. Petersburg 往一鄉村去承受叔父的遺產，鄰居一入世未深少年 Vladimir Lensky，對前景充滿憧憬和熱望，驟眼看來，二人性格是相反的，但竟談得很投契。可能 Onegin 以長者自居，對 Lensky 在世事方面，循循善誘，例如愛情，Lensky 態度很純真，情感是熱熾，而 Onegin 則過來人，冷漠視之，不值一顧了。

Lensky 有一未婚妻 Olga Larin，幼年喪父，和母親及姊姊 Tatiana 共居。Onegin 本摒絕所有鄰居，除 Lensky 外，獨自一人在鄉村生活，他本來就很厭倦城市中的繁文縟節，現倒落得清閒。幾番遊說，Onegin 終於答應陪 Lensky 往訪未婚妻 Olga。

這姊妹花給 Onegin 印象都是很幼稚，Olga 尤甚，Tatiana 應對很得體，她像當時的一般年青女子，沉迷於 Richardson 的愛情小說，腦袋充滿了癡情幻想。她竟被 Onegin 老於世故的風度深深吸引，對他一見鍾情。

當晚 Tatiana 為情魔所困，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只好索性起牀，執筆寫一長信，心中情意，傾盤而出，盡訴衷曲。翌晨託保姆的小孫子將此信交往 Onegin 手中。

Tatiana 心情怔忡，期待 Onegin 的回覆，她深怪自己太魯莽，失掉女性應有的矜持，但不如此，怎能獲取終生幸福？渡日如年 Onegin 終於來了，二人在花園會面。

Onegin 溫柔，委婉地對 Tatiana 說，他非常感動她的熱情、誠懇、坦白。如果他準備組織家庭，傳宗接代的話，

Tatiana 應是一很理想的配偶。但他混跡紅塵多年，早將世事看透，抱獨身主義以終。她的好意，只好心領，能回餽的，只有長兄的呵護。再補說一句，將來你一定物色到佳伴。但要小心一點，不可妄將熱情流露，若遇人不淑，對方未必有我的紳士修養。可能藉機佔盡便宜，你便吃大虧了。Tatiana 聽此道貌岸然，似是而非的教訓，心胸好像被一冰匕首刺着，傷痛夾着冰涼。默默地挽着 Onegin 手臂，步回房中。

除了賭博，酗酒外，Onegin 生活更孤立了，一年又過去，寒冬到來。Larin 夫人為慶祝 Tatiana 壽辰，設一慶會。Lensky 苦苦勸說 Onegin 一同參加以打破生活的單調。在慶會中，Onegin 聽到些農村婦女細細私語，多有批評他的人格和生活方式的。他勃然大怒，遷怒於 Lensky，領他到這無聊場合中。他要報復，故意對其未婚妻 Olga 親熱不停地約她共舞。Lensky 妒火中燒，忍不住了，質問 Onegin，很多女性已被他征服，是否也將未婚妻成為獵物。Onegin 原意是開玩笑般激他。沒有想到他來勢洶洶，再無置辯餘地。只好沉默不應，Lensky 更怒了，丟下帽子在他面前，要與他作生死決鬥。這次大禍已闖，再難挽回。

決鬥前夕，Lensky 挑燈看劍，終夜不寐。他寫了首短詩：黃金的青春年華漸漸消逝，墮入灰暗之門，被緩慢的流水吞沒。這是不祥的預兆，Lensky 作為詩人，突然夭折。作者 Pushkin 本人也於數年後，三十八歲時死於決鬥。Onegin 一鎗，將摯友擊斃。這是他一生不能解除的遺憾。他帶着黯淡心情，離開小村，漫無目的地浪跡天涯，他極端不快樂，惶惶終日，不曉得生活的意義，終不能忘懷因小誤會導致好友命喪的大悲劇。

若干年後，Onegin 已快步入中年，在莫斯科豪門夜宴中遇到一貴婦，驚為天人，她那雍容華貴的氣質，風華絕世的儀態令 Onegin 嘆為觀止。驟看下，有點面善，仔細端詳，原來就是當年為他傾心捨身的少女 Tatiana。她已盡洗村氣，衣着豪華，配上舉手投足間，都是優秀嫵雅。她浮沉人海多年，終於嫁給上了年紀的 Prince Gremin。Gremin 向 Onegin 細訴，他很幸運，晚年續娶到這樣賢淑的妻子。Onegin 後悔了，Tatiana 原是自己的，怎麼輕輕將她放走，於是開始作亡羊補牢，頻頻書信約她見面，重續舊情，都是石沉大海，最後得到回覆，約定在一旅館客廳會面。

Onegin 驚喜莫名，如約抵步。Tatiana 早靜默坐在一角等候，閱讀他的信，眼睛掛着晶瑩淚珠。Onegin 要求她跟他

出走，Tatiana說及當年他的冷漠回應已令她心碎。是否現在有了地位，改變了身份使他刮目相看。Onegin忙說他早懺悔當年的妄舉，現在是真愛着她，誓同生死。她說太遲了，已許諾了Prince Gremin，終身照顧這丈夫，不會有負誓約。她不會忘記Onegin是她的初戀，將終生暗暗地藏心底。現緣盡今宵，以後不再有見面機會，說罷，她輕移蓮步，走出門外，Onegin如被雷轟，神色惘然，心情更落寞了。

柴可夫斯基將此故事譜成音樂，以他的天才配合Pushkin原著(他沒有將故事結構多修改)，更相得益彰。歌劇Eugene Onegin蕩氣迴腸，沁入心脾。讓我這門外漢草莽地略談幾段令我難忘的音樂。

管絃樂隊奏出的序曲prelude很短。聽來一股寒氣襲來，反影出故事現場是冰天雪地的俄國農村。主人翁Onegin是一冷面冷心人物，雖然落幕前他轉熱熾，事實並不容許他，只是曇花一現的迴光返照罷。Eugene Onegin是一蒼涼歌劇，看罷難免冰冷在心頭。序曲隱含着屬女主角Tatiana的主題曲motive，一組音符逐漸下降。

開幕時Tatiana(女高音)和妹妹Olga(女低音)對唱，敘述Richardson浪漫故事情節。跟着母親Larin夫人(女中音)和保姆(女中音)加入，回憶她們為少女時韻事。從拼合不同音調counterpoint轉趨大和諧harmony。柴可夫斯基用不同的音域(女高音、女低音、女中音)融和着，這爐火純青的技巧，聽來非常悅耳。

Tatiana寫信給Onegin訴衷情是用音樂描寫心理最高成就，音調分五步驟：(一)少女心情激動(二)果斷鼓着勇氣寫這信(三)柔和音調向Onegin傾訴她初嘗愛果，她將未來命運寄於他的決定(四)音調趨入沉重，她問對方是保護者或是引向她墮入罪惡深淵的魔鬼？(五)音調也悲淒起來，她是何等寂寞、無助、被人誤解……在這裡音樂配合着長詩。苦惱、自疑、自折磨……一連串複雜感情，柴可夫斯基有切身的經歷，能徹底了解，他用音樂將Pushkin的筆墨神化了。

在決鬥前Lensky的絕命曲是男高音抒情小調tenor aria顛峰之作。這小調殊不小，是頗長的，在有湛深技藝的歌唱家把握中，可以搶盡男主角風頭。開句和結句Where, where, where have you gone, golden days of my spring?包圍着臨終前對塵世依戀，青春被摧殘的嘆息。這是挖出肺腑，淘盡血淚之歌。音調之美，可以攝取聽者靈魂。

Lensky和Onegin都後悔草草定下這決鬥，這是很無謂

的，然而自尊心和人格的尊嚴驅使他們進行着，不可臨時取消。決鬥前男高音Lensky和男中音Onegin對唱，柴可夫斯基用循環曲canon手法，是同一調子，男高音起，男中音跟着，音符緊跟音符；音線melodic line緊跟音線，男高音剛結束，男中音同一調子升起。循環曲意味着Lensky和Onegin都是後悔這決鬥，但礙於情面，不能阻止它的進行。高潮是Lensky飲彈而終。

最後一場，歌劇唯一男低音抒情小調bass aria是Prince Gremin向Onegin訴述近況。他很滿意這兩年婚姻生活。Tatiana對他照顧無微不至，譽她為照亮大地的黑夜明星。管絃樂在小調後轉向短音階minor mode，暗示真實情況不盡如Gremin之說，這是他單方情願。站在Tatiana角度，這婚姻全是責任，不是愛情，她以往熱情奔放，不能約束的自我早已消失。以後只能生存於合符社會標準。站在Onegin的角度，這黑夜明星，本應照亮自己黑暗的心靈，但高傲、驕橫卻讓它走失了。

Tatiana向Onegin永遠辭別獨唱和他回應對唱也極盡沉鬱蒼涼。整首歌劇就是一沒有完滿的結束。悲劇是人生不能彌補的缺陷和永久留着的遺憾。

我首次觀此劇在六零年代，舊金山歌劇院經濟豐裕，舞台佈景精心設計，例如決鬥場面在森林內，樹木小橋築在舞台上，Prince Gremin大廳宴會也很奢華：紅地氈、水晶分枝吊燈燭台、紅木牛皮椅……

Eugene Onegin於一八七九年面世，正是傳真派歌劇開始。它雖未被編入verismo opera，但傳達人物心理上沸騰，更真實，更上層樓。

